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五

丙唐王從珂稱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開
甲主神通文元年是歲唐亡晉蜀吳閩漢凡五國荆南吳越渤海
凡三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吳命徐知誥爲大元帥
見上卷上年冬十月以

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丁未唐主從珂立子重美

爲雍王 癸丑唐主從珂以干春節遣酒唐主以生日爲干春節
五代會要曰帝以唐光

啟元年正月 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
十三日生

遠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唐以翰林學

士禮部侍郎馬允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允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爲三不聞謂口印門也 厝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從珂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耶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薊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贊華二百七十七卷唐長興元年求商今誠歸薊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刺見三年契丹母謂述律后也幣約百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洎謀之遂告張

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
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資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措拾以供
之他夕二人密言於唐主唐主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并書
以俟命久之唐主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辭文遇文遇對曰以天
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尙公主何以拒
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冠纓依明主安危託婦人唐主意遂變或
唐人也能詩魏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人憐之賦爲歌詩以言其事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
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
尙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
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
察之拜謝無欺唐主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彊

項官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唐主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遣出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

之策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踈之也

呂琦爲唐主所親事弟二

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禁中故曰踈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爲太尉副

元帥都統判官宋齊邱行軍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 閻

主王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爲皇后

卽李春鸞也

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諧之

於楚王馬希範言其收眾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

桂二州

蒙州本漢蒼梧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隨化縣唐武德四年改爲立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爲恭州貞觀八年改爲

蒙州州東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姓蒙故也宋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屬昭州

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

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

人逆希範於全義嶺

全義嶺在桂州全義縣卽始安嶺也

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

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

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

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希杲本木

荆南節度使高從

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卽帝位

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間利其賞賜所向稱臣諸

國謂之高賴子具有以也夫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從迥之意累表自陳羸疾

乞解兵柄移他鎮

兵柄謂北面馬步軍都總管之任

唐主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

鄆州房壽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唐主猶豫久之五月庚

寅夜李崧請急在外

請急請告也

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河東事文

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

安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

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唐主意文

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密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

付學士院使草制御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總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辛卯以敬瑭

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

度使宋審虔從唐主起於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制出兩班間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

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落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耶

州天平節度治邠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

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

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

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慕僚段希堯極

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邠

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
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
可成奈何以一紙制誓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卽
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復
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
情不附公明宗之愛惜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
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

契丹身
帳自朔

宗長興三年
屯棧刺泊

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

成敬瑭意遂決羅翰洛陽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歸鏡以
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
司惡其姪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以他途求仕者

維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做則改

業耳竟以進士及第

先是唐主從荆疑石敬瑭以羽林將軍賈

鼎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

寶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陽縣也唐元宗開元二十一年祀初陰殺寶鼎由是

更名九原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爲榮河置在河中府北一百里

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

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

副使一人我自係之汝輩勿言蓋以彥詢爲人沈厚故不疑也戊

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

并稱二河接壤故知其事而先奏之

敬瑭上表論

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從益唐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

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

謂敬瑭盡殺閔帝從騎獨留帝

於衛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鄂王即謂閔帝爲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爲鄂王許王之言何人可信王

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

度使張彥琪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爲馬軍

都指揮使以休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

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

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副部署爲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張本丁未又以張敬

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

陳等使光遠旣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漢置千乘屬後改樂安郡

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屬青州九域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十里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

晉安鄉在晉陽城南薛史晉安寨在晉祠南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

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安氏彥從與石敬瑭本皆

代北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

代州刺史張昫善遇之元信密說昫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

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眾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瑄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願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瑄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

安重榮爲振武

巡邊指揮使

敬瑄使人招之重榮已許諾而母兄不欲重榮曰

吾當卜之乃立一箭于百步而射之祝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

輒中又立一箭而祝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母兄乃許之

遂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 庚以宋審虔爲甯國節

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石敬瑄既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掌宿衛

唐天祐節

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

延皓唐主后弟

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

飲無度捧聖都虞候張令昭因眾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

未明帥眾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

撫御以致軍亂臣已撫安士卒權領軍府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

唐主從且怒命遠貶皇后爲之請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

第 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爲門

下侍郎參政事 癸亥唐主從珂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

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

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寶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

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爲天雄四面行營招

討使知魏博行府事

魏博恩當作魏州

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

楊光遠爲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爲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

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

死獄中從弟彥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

誅之考異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實錄云石諱姝男尙食使重義供

奉官重英與薛史不同後重義敬瑭子卽位後爲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本英作殷今從之并族所隱之家

庚寅楚王馬希範自桂州北還 虜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

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

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

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

之 丁未虜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虜

之 丁未虜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虜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

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營城屯衛兵也先是分屯懷州又

自懷州發赴張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

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

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閒使求救於契丹

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鎮亦不從

敬瑭遣使從

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

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

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

土田恐與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既而表至契丹

契丹主耶律德光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耶遣使來今果然此

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虜以范延光

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虜應州言

契丹三千騎攻城 虜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

遠爲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
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
達輩高壘深塹欲爲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
閒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
而賞之 戊寅虜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爲東北面副招討使以
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唐主從珂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
行營犒軍陽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宥奸賊若無援旦夕
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人可一戰破也唐主甚悅及聞契丹許
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徹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
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 史言天方相晉張敬瑭 晉陽城
中亦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而律德光將五萬騎號三十

萬自揚武谷而南

揚武谷在代州解縣薛史揚武谷在朔州南考異曰代州今有揚武寨其北有長城嶺聖佛谷

今從漢高祖實錄作揚武

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

審琦嬰城自守

九域志代州南至忻州一百六十里忻州南至太原一百四十里

虜騎過城下亦

不誘脅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德光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

考異

曰案幽州北山口名虎北口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陳先遣於虎北口又云踰虎北口蓋太原城側別有地名虎北口也

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卽被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

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

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遠楊光遠安審

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

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

汾曲汾水之曲也

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

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涉兵在北者多爲契

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徇全敵達等收餘眾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德光德光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德光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鴈門有東陞西陞之險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廡連屬如岡阜四面皆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

能過

非步半步也又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

徵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

顧無所之甲辰徵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從珂

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

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

青山卽邢州青山口

也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

兵出契丹軍後

徵使趙德鈞自飛狐道出代州以擊契丹之後

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

路戍兵

亂與糾同說文絕三合爲亂故凡合集兵者謂之糾合亂集西路戍兵謂潘環以西路道戍兵也

由晉絳

兩乳嶺出慈隰其救晉安寨德光移帳於柳林

柳林當在晉安寨南

遊騎過

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

平未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唐主意本不欲行聞

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唐主行唐主

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雖聞卿有相業故排眾議首

用卿

唐主清泰元年七月相盧文紀

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

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

爲大軍後援

大軍謂晉安察之軍

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彥饒

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

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

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

謂范延光趙德均潘瑒三帥之

兵河陽天下津要

北兵阻洛襄自河陽渡河故云然

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

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

解樞務

趙延壽時爲樞密使

因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

澤州刺史劉遂凝鄒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

太行

澤州霍太
行之道

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

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廬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

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鸞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

兵一萬如潞州辛亥唐主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忠立爲北面

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卽扈從騎兵赴團柏谷

九域志太原府
祁縣有團柏谷

唐主

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

丹主

唐如晉元年分安次縣道武隆縣景雲元年改曰會昌天寶
元年改曰永清屬幽州匈奴須知永清縣在幽州東南一百

七十里李贊
華時在洛陽

今天雄處龍二鎮分兵送之

欲令趙延光趙
德鈞分兵送之

自幽州

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

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

議竟不決唐主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

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墜地 冬十月壬戌唐主從珂上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閒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
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
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
而民閒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
寨唐主從珂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
直三千騎趙德鈞在幽州以契丹來降之驍勇者置銀鞍契丹直由土門路西入唐主許之
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
州命在明以其眾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盧溫琪領
招討副使邀與偕行盧溫琪時鎮鎮州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
兒谷趣潞州吳兒谷在潞州黎城東北涉縣西南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

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漢主劉蕝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潛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潛

崇望之子也

劉崇望相昭宗

十一月戊子唐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

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

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

唐唐史作西唐

唐唐史作西唐

悉以兵屬德鈞唐主從珂遣呂琦賜德鈞敕告

且犒軍

賜以諸道行營都統敕告也

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

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固柏谷口 癸巳吳主楊遵詔齊王孫知

詰遣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 震前坊州刺史劉景巖延州人也
多財而喜俠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彊勢傾州縣彰武
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夷夏心會括馬及義軍漢章帥步騎數千
人將赴軍期閱之於野景巖潛使人撓之曰契丹強盛汝曹有去
無歸眾懼殺漢章奉景巖爲留後唐主從璵不獲已丁酉以景巖
爲彰武留後 契丹主耶律德光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必
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必立汝爲天子敬瑭辭
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德光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
自解衣冠授之石敬瑭蓋以
北服卽位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考異曰
廢帝寶
錄開月丁卯朔立石諱爲天子於柳林割幽薊瀛冀涿檀順新
燕誤也今從晉高祖寶錄置史契丹冊文制幽薊瀛冀涿檀順新燕
儒武靈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儒州鎮晉山一縣武州鎮文
德一縣武州唐志有之儒州

蓋晉王煥河東所表置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以興唐軍置襄州節
度蒲一縣隸應州彰德節度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爲北方自稱
藩籬之餘余謂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開關可守漢建安喪亂
秦隴北之地不啻爲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等州則爲失地
險然虛置之險在管平二州界自對守尤借瀋陽德威攻取契丹
之閒遂取營中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豕易其失險也久矣
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晉主石敬瑭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

元年

此清泰三年也而以爲唐明宗長興七年以詔王爲篡也

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

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

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

融爲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爲翰林學士

白水縣屬歸州

宋白曰白水縣漢栗邑又爲漢衙縣春秋彭衙地後魏和平三年

分澄城置白水縣南臨白水因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軍城謂河東軍城晉陽受關之時到

知遠爲都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

巡檢使

長公主爲皇后，懿光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諭月梭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

接言延壽在常山則左可以應接團柏右可以應接團柏

唐主從，則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

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所賜詔及甲馬弓劍於唐主，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書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懿光云：『若立己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

見兵謂其父子見悅之兵也

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

鎮河東德光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尙留范延光在其

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

山北諸州謂雲應寰朔等州

欲許德鈞之請晉主

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德光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

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

趙德封

北平王故

稱之也 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

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

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德光曰爾見

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掘其

喉安能齧人乎德光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

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

其令

左傳晉侯使韓宣來言汝陽之山歸之於晉季文子曰一年之隙或爭或奪二三孰甚焉

使大義不終臣

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德光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唐吏部侍

郎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

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爲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龍敏幽州永清縣人知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

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可爲耳今從駕兵尙萬餘

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耶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

夜冒虜騎入晉安寨耶萬金當時勇將也自介休山路達平遙則可得而至晉安寨但使其半得

人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

圍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從珂唐主曰龍敏

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歷丹州義軍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詢奔

鄜州

九域志丹州西至鄜州一百七十五里

唐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

數引騎兵出戰眾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梯淘糞以飼馬

相啗尾鬣皆禿

梯斫木札也木札已薄更削之使薄使馬可啗芻糞者淘馬糞中草筋復以飼馬

死則將

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

歐史曰張敬達小字生鐵

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

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

若力盡勢窮則諸君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光遠

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

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

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

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耶律德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五

十四 忠補樓

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

補述自古聖

北胡名莫盛於秦皇漢武故胡人畏之自漢以前率謂中國爲秦中國人爲秦人自漢以後率謂中國爲漢中國人爲漢人亦謂之漢子田沿既久遂以漢爲男子之稱故雖漢之人稱曰好漢此曰大惡漢者言極烈漢子也

不用鹽酪啗戰馬

萬匹光遠等大慚德光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

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塞馬猶近五千鎧仗

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晉主石敬瑭語之曰

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晉主以晉安已降遣

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從珂詔勞北軍

北軍

謂鴈門以北諸州固守之軍

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

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鎮

州自五臺縣東南至鎮州三十里即取飛狐路也

將行丁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

欲攻之。匡琦曰：「家國如此，何爲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

州兵忻州

也。丁審琦遂降契丹。契丹主耶律德光謂晉主石敬瑭曰：「桑維

翰盡忠於汝，吾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中書

侍郎，竝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爲侍衛馬步

軍都指揮使。

以楊光遠畏張敬達，以晉安秦降故擢用之。

以劉知遠爲佑義節度使，侍

衛馬步軍都虞候。晉主石敬瑭與契丹主耶律德光將引兵而

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吞於德光。德光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擇之。晉

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爲子，貌類晉主而短小。德光

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

使，契丹以其將高謙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

降卒唐晉安寨之兵也。

丁卯至

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

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

從珂始知晉主卽位楊光遠降眾議以天維軍府尙完契丹必憚

山東未敢南下

天維軍在太行山之東

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

延光善

時范延光領崧片

召崧謀之辭文遇不知而繼至

李崧辭文遇同在直文遇不知

獨召崧以爲並召也故崧崧而至

唐主怒變色崧蹶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

見此物肉顛

肉寒動爲血

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

國刺之益醜

唐主得辭文遇於起事之初及卽位使之陳謀謀沮李崧等和契丹之計及贊唐主修頓天平皆文遇爲

之也今事敗而歸咎焉

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

北軍謂如德鈞

符彥饒等屯圍柏之兵

眾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

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

不若聽其自便事甯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眾心差安壬申唐主

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

河陽有南北城守南北城所以前河陽

張延明請

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均趙延壽南奔潞

州唐取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襄帥盛龍輕騎東還漁陽

漁陽即謂唐州唐人

之言之安祿山反於幽州南向京輔自居易欲之以爲漁陽聲勢動地來京也

晉主先遣昭義節度使高

行周還具食

使還潞州先供糧以待軍

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

與大上鄉曲

德鈞封北平王故高行周爾之爲大王德鈞幽州人行周鄉州人皆燕人也故云鄉曲

敢不忠

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連車駕甲甲皮晉主與德光至潞州德

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德光慰諭之父子拜晉主於馬首進曰別後

安否晉主不顧亦不與之言

以其欲爭爲帝恨之也

德光問德鈞曰汝在幽

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德光命盡殺之於西郊

西郊

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晉主將發上黨德光舉

泗屬晉主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

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今太相溫將五千騎衛

送汝至河梁太相溫與丹將名河梁即河陽橋攷異曰廢帝賈錡

作高謨輸范質附蕃記作高模欲與之渡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

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下山下太行也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晉主

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晉主梨出於北方黑貂之

之裘南方蠻有之陸伽摩推曰貂亦鼠類縠毛者也其皮暖於狐貉贈良馬二十四匹戰馬千二百匹

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整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

故勿棄也德鈞至契丹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

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

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

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俯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

謂德鈞所藏以獻者也

田宅何在德鈞

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德

光復以爲翰林學士

張礪唐明宗時爲翰林學士唐主遣礪督趙延壽進軍于團柏由是與延壽俱入契丹卒

以病

中國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從珂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

筠守晉州

河中府河東縣有歷山張敬達以晉州師出專征太原故使高漢筠守晉州

敬達死建雄節

度副使田承肇帥眾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爲節度使漢筠

曰僕老矣義不爲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舉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柰何害之承舉乃謝曰與公戚耳聽漢筠歸洛陽晉主遇諸塗曰朕憂卿爲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唐符彥饒張彥珙至河陽密言於唐主從珂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葛從簡與

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

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 己卯晉主石敬

瑊至河陽葛從簡迎降舟楫已具

唐主雖備河梁而葛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

彰聖軍

執劉在明以降

彰聖軍蓋唐成河陽者

晉主釋之使復其所

唐主從珂命

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珙

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司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騎

渡河奔于北軍

此北軍謂晉兵從太原至河陽者也

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

可立於此

言人心已解也

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

四將即謂宋審

虔等

而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石敬瑭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

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雅王重美及宋審虔等

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

年五十一

劉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

新天子至必不露屠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

淑妃謂曹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

姑夫謂晉主也

太后曰吾

子係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遂赴火死淑妃乃與許

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

甲待罪晉主慰而釋之乃命劉知遠部晉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

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京匿者數日

皆還復業初晉志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

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唐制

財賦為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送於節度觀察使府三留州留為州家用度其後天下悉裂為藩鎮支郡則仍

謂之節州合府 晉主敬瑄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付

賜謂之甚使 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

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狠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馬允孫樞密使房孺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允等

雖居重位不務詭隨竝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

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鎮 數日自經死劉

延朗將奔南山洛城之南山即伊陽諸山 捕得殺之又斬張延朗既而遷三司

使雖其人晉主甚悔之 閩人聞唐主從珂之亡歎曰潞王之罪

使雖其人晉主甚悔之 閩人聞唐主從珂之亡歎曰潞王之罪

使雖其人晉主甚悔之 閩人聞唐主從珂之亡歎曰潞王之罪

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

史言閩人怨毒其君

蜀主孟昶好打毬走馬

又喜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

諫昶大悟卽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

流蜀主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罰

主曰吾見唐太宗初卽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

勸我拒諫邪 十二月乙酉朔晉主敬瑄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

丹兵歸國 晉追廢唐主從珂爲庶人 丁亥晉以馮道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 晉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

之族其家 辛卯晉以唐中書侍郎姚顛爲刑部尚書 初唐朔

方節度使張希崇爲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在鎮

五年求內徙唐主從以爲靜難節度使及晉主敬瑄與契丹修

好既與燕雲等十六州恐其復取靈武癸巳復以希崇爲朔方節

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

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爲腹心

平山縣屬靈州本隋所置

房山縣唐天寶末安祿山反元宗改鹿泉縣爲靈

鹿房止靈爲平山九域志平山在州西六十五里 溫琪與趙德鈞

俱沒於契丹 趙德鈞與溫琪同 瓊盡殺溫琪家人逮於一坎而

取其貨 象有齒以焚其身脯也爲 自稱雷後表於晉主託言軍亂

晉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焚掠州城 晉詔贈李贇

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代州刺史張勛將其眾入朝於晉 帝

起事張勛守 庚子晉以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

城使晉陽周瓌爲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甯

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晉主敬璉許之 晉主敬璉聞平盧

節度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

以處
襲也

置改與唐府曰廣晉府 敵慮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晉主敬瑄

爲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

唐文進自契丹奔唐見二
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

心不自

安乃遣使送款于吳文進居鎮頗有善政兵民皆愛之及其將行
從數騎徧歷諸營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遂奔廣陵

吳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

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謂家人曰我受先

王大恩

先王謂
楊行密

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

此可乎其子宏祚疆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楊

漼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邱謂德誠之子建

勳曰尊公太祖元勳

行密廟
號太祖

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

吳宮謂
江都宮

晉書天福元年

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高麗王王建

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

百二十郡

王建得高麗見二百七十一卷梁龍德二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終

契丹挺身南歸

漢之金城唐蘭州五泉縣是也唐之金城道爲枝陽縣地涼置廣武郡隋廢郡爲廣武縣唐元二

年更曰金城屬蘭州按此非蘭州之金城乃應州之金城縣也唐明宗生於代北之金鳳城及卽位以其地置金城縣仍置應州治焉郭崇威蓋以十八人爲本鎮都將又匈奴須知云應州東至幽州入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云應州與金城縣似爲兩縣未能審其是又

德光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當從涉其地者問之挺拔也

斂犒軍錢十萬繕初契丹主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役屬焉奚

王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眾西徙媯州依劉仁恭父子號西奚

東奚

居琵琶川西奚徙媯州依北山而居

去諸卒子掃刺立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刺姓

李名紹威紹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姊旣而逐不魯獲罪於契丹奔

紹威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拽刺立及德光自上

黨北還拽刺迎降時逐不魯亦卒德光曰汝誠無罪掃刺逐不魯

負我皆命發其骨磔而虜之

磔磔也今人謂之磨

諸夷畏契丹之虐多逃叛

德光勞翟璋曰當爲汝除代令汝南歸己亥璋上表於晉乞徵詣關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鬱鬱而卒張礪自契丹逃歸爲追騎所獲德光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德光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

契丹晉通事以上中國人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爲之

何故使

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彥英而謝礪礪事德光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德光甚重之初吳越王錢鏐少子元

璠

考異曰晉高祖實錄十國紀年作元璠今從吳越備史九國志

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

王元瓘立元璠爲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璠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璠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璠遣親信禱神求

主吳越江山又爲蠟丸從水賈出入與兄元珣謀議

蠟丸音蠟解書也作書以

蠟丸其外三月戊午元璿遣使者召元珣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珣有

刃墜於懷袖卽格殺之并殺元珣

元珣被幽見二百七十八卷唐長興四年

元璿欲按

諸將吏與元珣元璿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郗曹公

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

光武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二年曹公事見六十四卷獻帝建安五

年今宜效之元璿從之或得唐路王膺及髀骨獻於晉主敬璿

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晉主敬璿遣使詣蜀告卽位且敘

姻好

蜀主孟知祥與帝皆後唐之主婿蜀主娶晉王克用姓女帝娶明宗姪女與蜀後主兄弟行也故敘姻好

蜀主孟

昶復書用敵國禮初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爲將

相及既貴遂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

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既而與祕瓊謀作亂不

遂殺瓊晉主雖不問延光心益不安乃遂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

史集魏州

天華車運內有貝府衛道相五州刺史

將起兵桑維翰知之乃勸晉主敬

瑋徙都大梁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費用富饒今

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

唐制三十里一驛十驛三百里

彼若有變大

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晉主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

闕東巡汴州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

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庚辰晉主敬瑋發洛陽開前朔方節度使張從寶爲東都巡檢

使漢主劉龔以疾愈大赦交州將皎公贊殺安南節度使楊

廷藝而代之

唐長興二年楊廷藝得交州

夏四月丙戌晉主敬瑋至汴州丁

亥大赦蠲民租賦

兵越王錢元璿復建國如同光故事

元璿罷建國事

見二百七十八
卷唐長興三年

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宏傳爲世子以曹仲達沈嵒
皮光業爲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丁酉晉加宣武節

度使楊光遠兼侍中 閩主王昶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

倍於寶皇宮

唐長興二年閩
主王昶作寶皇宮

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五月

吳徐誥用宋齊邱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

修好契丹主德光亦遣使報之 丙辰晉御史奏汴州在梁有

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廢爲宣武軍至明宗行幸時掌事者修葺衙

城遂掛梁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昨車駕省方暫居

梁苑衙城內齋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

非典據竊尋秦漢以來齋輿所至多立官名隋於揚州立江都宮

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於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

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以準皇居請依故事於
汴州衙城門權掛一宮門牌額則其餘齋閣竝可取便爲名敕行
關宜以大甯宮爲名 壬申晉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

晉主敬瑄追尊高祖璟爲靖祖孝安皇帝妣秦氏爲元皇后曾

祖郴爲肅祖孝簡皇帝妣安氏爲恭皇后祖昱爲睿祖孝平皇帝
妣米氏爲獻皇后考紹雍爲獻祖孝元皇帝妣何氏爲懿皇后已

卯詔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親舊收葬初武衛上將軍婁繼英

嘗事梁均王爲內諸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之

唐藏梁均王首於太社見二百七十一

二卷同光元年史爲婁繼英請而不克葬張本

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晉范

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符奏有
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

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甲午竄六宅使

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劄奏延光遣兵

度河焚草市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

其價廉功省猝遇兵火不至甚傷財以害其生也此州城外 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

騎屯白馬津以備之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 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

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而都部署戍戍遣侍衛馬步軍都指揮

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

兵屯衛州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改成德兩軍爲護聖左右軍據此則此時已有護聖軍矣 重威朔州人

也尚晉主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銳爲兵馬

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黎陽在魏州西南故 辛丑楊

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此卽史思明所濟胡良渡也在滑州北岸

澶州界詳史天福六年詔以胡梁渡月城

爲大通軍序
果爲大通營

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

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

襄邑唐屬宋州九
城志在大梁東南

一百七
十里

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

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
左拾遺諛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
逸以啟戎心晉主敬瑄深然之契丹攻晉雲州半歲不能下吳

晉遣使開道奉表求救晉主敬瑄爲之致書于契丹主耶律德光

請之

陞北諸州皆歸契
丹故開道南來

德光乃命翟璋解圍去晉主召繼歸以爲

武甯節度副使丁未晉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楊光遠爲魏

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爲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

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爲魏府西面都部署

相州在魏州之西使高
行周自鄴州將兵屯相

州以爲軍士郭威誓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

自大梁而征魏州爲北征併史

馬紀郭威初事李繼霸繼霸誅配從馬直

晉祖領副侍衛召置麾下因而得事漢祖

白知遠乞雷人問其故

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

平晉遣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

河南兵河南府兵也張從賓時爲洛

陽巡檢使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

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雷後繼祚子義之子也

張全義自唐末尹河南歷

梁唐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雷守重又以東都副雷守

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

張從賓雖以張延播知河南府事不使之在府治事而使

之從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雷守判官李遐不與兵眾殺之從賓

引兵掘汜水關

汜水關以縣名謂即虎牢關也

將逼汴州晉主敬瑄詔奉國都指

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

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

從官家屬皆出

東都師從駕在汴根本已故故制也

獨乘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

客不改常度眾心差安方士言於閩主王昶云有白龍夜見螺

峯閩主乃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

三司候官蔡守蒙曰

後漢置東候官縣將資人閩縣唐置置候官縣屬福州九域志治州郭下

閩有司

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議不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

委卿擇賢而授不肯及罔冒者勿拒

罔冒謂欺罔為言而求官者以事理之所無而欺上謂之

罔假他人之所有以飾偽謂之冒

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閩主

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少為差

為蔡守蒙以貨官受誅張本

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

堂牒即今人所謂省劄空名者未書所授人名

誠實之得錢而後書填

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

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關殺
巡檢使宋廷浩晉主敬瑄嚴裝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
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晉主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晉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
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衮居許州皆應之暉

舉軍降唐王以得節鎮今居環衛則爲散官蓋自唐明宗時受
誅其諸子皆棄而婁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繼英亦居兗散故皆
應延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

走王子晉主敬瑄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
復者殺謀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奔吳爲人所殺繼英奔許州依
溫氏忠武節度使長從簡盛爲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
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既而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

皆斬之 晉白奉進在滑州

是年六月遣白奉進屯白馬白馬滑州治所也

軍士有夜掠

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

其不先自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

部分柰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

符彥饒自以鎮滑州爲客

進屯滑州爲客

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

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畱帳下甲士大譟擒奉

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誼譟不可禁止奉

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恐不知所爲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

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

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

魏城謂魏州城也時范延光據魏州反九域志滑州南至大梁二百里時

帝在

大梁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

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
誅勿復疑也葛所部兵尙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眾莫敢動萬不
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

梁甲寅晉主敬瑄敕斬彥饒於班荆館

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出奔齊子遇於鄭郊

班荆相與食而言杜預注曰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議以班荆名館取諸此也此館必有汴州郊外

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自白臯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

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

謂在晉安寨殺張敬遠而降也事見

上卷

今年今若改圖眞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

魏范

延光孟張從

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

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

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

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幘

幘牝也

主者擣之左右

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眾皆畏服乙卯

以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

行周爲河南尹東鄆畱守以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以侯益爲河陽節度使

侯益與杜重威同討張從賓就命鎮河陽

晉主以滑

州奏事皆馬萬爲首擢萬爲義成節度使

就以滑帥賁馬萬

丙辰以盧順

密爲果州團練使

果州時屬蜀命盧順密遙領團練使

方太爲趙州刺史既而知皆

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爲昭義畱後

時杜重威領昭義節以討張從賓故以盧順密爲畱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大明鎮

大明鎮在胡梁渡北

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

暉銳眾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

至汜水露迺張從密眾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關從實走乘馬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張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

其族史館修撰李濟上言張全義歷事累朝頗著功效當巢蔡之

亂京師爲墟全義手披荆棘再造郿邑垂五十年洛民賴之事見二百

五十七卷唐僖

宗光啟三年

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濟回之族曾孫也李

唐武宗會
昌中爲相

登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

張從義既平然後
洛都留守百官得

赴行在自是

遂定都大聚

晉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博州范延
光巡屬也

登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

五代會要唐有威和拱宸兩直軍
晉天福六年改爲興順左右軍

聞范延

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環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

度江奔吳晉主敬瑄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

檢許赦王暉爲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

之孫銳勸范延光反見上卷六年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晉主敬瑄不

許吳同平章事王令諫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晉山

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肫肫音菲將兵

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麻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

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

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於野

執而殺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曾從何罪

乎晉主敬瑄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吳歷楊公濛知吳將亡

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濛被囚見二百七十九卷唐肅

年素元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僭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九域志和

州西至廬州五百二十里本固濛至將見之其子宏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

來何爲不使我見宏祚合罪不聽本出使人執濛於外送江都徐
誥遣使稱詔殺濛於采石追廢爲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
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悰貶池州 乙巳嘗赦張從賓符

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俘掠在
契丹者悉遣使贖還其家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

忠武節度使王令謀

忠武軍許州時屬晉吳以王令謀遣領節鎮耳

老病無齒或勸之致

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

吳主楊溥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邱

不署表

宋齊邱以受禪之儀不自已登而爲別宗等所先遂堅持異議欲以爲名

九月癸丑令謀卒

甲寅嘗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使

爲李金全外叛張本

婁繼英未及葬梁

均王而誅死晉主敬瑄詔梁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阮政王身首

與王故妃郭氏同葬之 丙寅吳主楊遵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

齊楊行密據有江淮傳
陸隆演至海而亡

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卽皇帝位於金陵大

赦改元天祚三年爲昇元元年國號齊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

至太后曰明德皇后乙酉遣右丞相徐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

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尙思元宏古讓皇帝宮室乘輿

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以廣陵爲東都改尙

書省爲尙書都省東都尙書省爲留守院丁亥立徐知誼爲江王

徐知諤爲饒王

知誼知諤皆徐溫
之子於諤爲弟

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

中書令封宏農公齊主徐誥宴羣臣於天泉閣

天泉閣蓋因晉宋
時之天泉池故也

起關囚

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邱不樂囚出齊邱止德

誠勸進書

考異曰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令宗信以止德誠
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今但云止德誠勸進書

齊主

執誓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邱頓首謝己丑齊主
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

卯吳宗室建安王琪等十二人皆降爵爲公而加官增邑

降王爲公所以

示易姓加官增邑所以慰其心

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誅

中書侍郎李建勳竝同平章事讓皇以齊主上表致壽辭之齊主
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邱大司徒齊邱雖爲左丞相不預政事
心慍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今
日爲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齊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
久之齊邱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他州以絕人望又證
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其略有曰非獨婦人有七出之條夫若有
罪亦可出也齊主不從乙巳立王后宋氏爲皇后戊申以諸道都

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尙書令

吳王 閩主王昶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且

請置邸於都下

閩與中國絕見二百七十七卷唐長興三年

蜀宿衛士張洪謀叛伏

誅先是成都民譙本嘗其母忽然化爲虎上城趙延隱射殺之因

見蜀主孟昶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爲之入於城市疑虎族中有

不軌之士其夜洪卽謀亂爲同黨所告而敗洪太原人剛勇猛厲

號張大蟲是虎上城之驗也 十一月乙卯齊主誥更其子吳王

景通名曰璟戊午立璽弟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公以景遂爲

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

南唐做盛唐兩都之制建東西都置百官

百司於江都

又賜楊璉妃號爲永興公主公主賢明溫淑容範絕世聞

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齊主甚愧之

戊辰晉加吳越王錢元瓘

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考異曰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瑞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爲

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於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瑞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遜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吳越簡史天福二年四月敕遣程遜等授王副元帥國王甲午王卽位用建國之儀如同光故事是歲程遜還京瀕於海按元瑞初立稱謬意命止用灌鎮禮明年明宗封吳王應順初明帝封吳越王故以天福二年卽王位而簡史以爲授元帥國王然後卽位誤矣

晉安遠節度使李金

全以親吏胡漢筠爲中門使軍府事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誓主敬璫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筠欲授以他職庶保全功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亥金全表漢筠病未任行金全故人龐令圖諫曰仁沼晉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

敗晏球遣仁沼獻捷於京師上所賜與甚厚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遺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詔戡金全金全愛之弼薦 十一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廣政 齊主徐誥追尊徐氏祖考自高曾以下皆爲公王配皆爲國君 晉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晉太府少卿邊光範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唯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必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徵立軍功或但循官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吏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吏以蘇民瘼時臨民之官俱不得人民不

嗔命故光範言之奏入不報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

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爲遼人用趙延壽以剛晉張本

戊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 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遷德勝節度

氏年是歲凡五國三舉 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本少孤貧

嘗在田里獨格猛虎殺之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

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膚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啗言笑

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目不知書而能愛重儒士賓禮僚屬吏民

愛之性純朴技藝無能者惟軍旅之事則如夙習晚年好飲酒樂

施子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吳

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 丙寅禋以侍中吉王孫景遂參判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十四 思緒樓

尚書都省 蜀主孟昶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爲左僕射
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
使同平章事 二月庚辰筮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諭以爲帝
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一有罪而一無罪若
曲者幸免則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且
使小人一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
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
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
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詔褒之晉王敬瑄樂聞讜言詔百
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
者畱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乙未復降御札趣之 蜀

中誠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而飼之百姓驚恐踰月方止 三月

丁丑賈蔡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

此謂後唐之世也若盛唐

之世天下銅冶九十有餘所

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爲銅器故

禁之 齊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

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

藏典

主帑藏

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

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

節度

州者節度使所治之州朱記大將者不給銅印給木朱記以爲印信

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

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選職名而已從之 夏四月甲申齊宋齊

邱自陳丞相不應不預政事齊主徐誥答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

固辭舊宮

以既讓位於齊不敢居江都宮

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五月

戊午齊主祿諱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皇使

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

時范延光未平晉之重兵皆在楊光遠之手

頗干預朝政屢

有抗奏晉主敬璉常屈意從之

爲楊光遠請易置執政張本

庚申以其子承祚

爲左威衛將軍尙晉主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

時爲楊光遠叛亂張本

壬戌齊主祿諱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興爲鎮海留

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爲丹楊宮使徙讓皇居

丹楊宮

選用王興等以防衛故吳主

宋齊邱復自陳爲左右所聞齊主大怒齊

邱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邱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齊主曰齊邱

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琬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

於齊主齊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羣臣爭請政府寺

州縣名有吳及陽者

以吳者楊氏國號而陽字與楊氏同音也

留守判官楊嗣諱更姓

羊留守判官東都
留守判官也

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詔邪之

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蓋主然之 晉河南留守高行

周奏修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辭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

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

謂范

延光尚據魏州楊
光遠攻之未下也

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官館之日俟海內平甯

營之未晚晉主敬璉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己丑晉金部郎中張

儔奏竊見鄉村浮戶

浮戶謂未有
土著定籍者

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但以

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

之重賦咸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

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竄中書奏朝代

雖殊條制無異請委官取憲明宗及清泰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

次之己酉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 辛酉晉作受命寶以受

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以受命寶爲蕭王所焚故也晉主敬瑄上尊號於契丹

主耶律德光及誅徙太后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冊禮使考異曰周世宗實錄

馮道傳云虜遣使加徽號於晉祖晉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

書王權酌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辭

色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八月戊寅詔爲契丹太后冊禮使十

月以寅北朝命使上帝徽號戊子王權以不受北使停任周世宗

實錄左僕射劉昫爲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

禮德光大悅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德光爲父皇帝每契

丹使至晉主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三十萬乃請和元約

歲輸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

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路小不如

意輒來賫讓晉主帝卑辭謝之應天太后即契丹主母述律氏應天之號蓋帝所上也晉使

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爲恥而晉

主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晉主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

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憲光屢止晉主上表

稱臣但令爲書稱見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旣得幽州命曰南京

天福元年契丹旣得幽州

以唐降將趙思溫爲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晉主以

爲祁州刺史

唐昭宗景福三年義武節度使王處存奏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

思溫密令延照

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晉主不許

趙延照後遂入契丹遣契丹爲契丹用

契丹遣

使詣齊宋齊邱勸齊主徐誥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

閒晉

宋齊邱之意以爲殺契丹使於晉境則契丹主必謂晉人殺之而誦讓晉此所以閒之也

壬午齊楊光

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

馮暉自澶州人廣晉與范延光

同反見上

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爲義成節度使楊光遠

攻廣晉歲餘不下

厚賞馮碑後以勸范延光之黨唐莊宗卽位改魏州爲興唐府帝革命改爲廣晉

晉主

敬瑄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

內職蓋宦者也

許移大藩

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

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嘗徽南院

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

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秦表待罪于子詔書至廣

晉延光帥其眾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 齊

以潤州節度使馬仁裕爲廬州節度使初仁裕與周宗皆爲齊主

徐誥親吏及禪代之際宗力爲贊助而仁裕多就外任一無關預

時人稱其長者後宗富盛冠於一時仁裕晚益貧窶不悔也 契

丹遣使如齊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唐趙延壽妻唐明宗女也

壬

戊齊太府卿趙可封請齊主祿造復姓李立唐宗廟不從 己巳
首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庚午制以范延
光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
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僥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
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雷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
升爲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
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廣晉范延光以爲步軍都
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
其母延光既降晉主敬瑄以彥珣爲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
殺母惡逆不可赦晉主曰赦令不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

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蓋以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 冬十月丙子齊主徐誥詔立

大學刪定禮樂時學校初建典籍多闕齊主因遣使旁求諸郡廩

陵魯崇範藏書甚富刺史賈皓就其家取九經子史等書進之因

薦之於朝不報皓以己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

藏于家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價以償邪不受皓

復表薦之乃召爲太子洗馬 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齊主敬

讓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齊主敬瑋以大梁舟車所會垣於漕

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 自此歷吳周至宋皆都於汴梁也而都於汴州以汴州爲開封府開平三年割汴州

之酸棗長垣鄆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九縣並隸開封府唐同光二年詔以開武

匡城扶溝考城四縣爲汴州餘還屬舊區其即長垣天成元年扶溝歸許州至是詔汴州安升東京仍開封設儀兩縣爲赤

其餘皆義縣唐舊置開封府所管屬
縣並依舊制屬收管亦升爲縣
復以汴州爲開封府以東都

爲西京以西都爲晉昌軍節度

唐以長安爲西都以洛陽爲東都梁始都汴以汴州爲東京洛陽爲

西京而以長安爲節度後唐滅梁復唐兩都之舊而以汴州爲節

鎮晉今復於汴州建東京開封府以洛陽之東都爲西京以長安

之西都爲

晉昌軍

晉主敬瑄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

累世將相恥之

王權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堯官至右司郎中起之先世播相唐文宗薛史王起官至左僕射山南

西道節度使

册贈太尉 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虛屈膝乃辭以老疾晉主

怒戊子權坐停官

初鄭崇韜既死

鄭崇韜死見二百七十四卷唐天成元年

宰相罕

有兼樞密使者及晉主敬瑄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

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

奏請多踰分晉王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

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

表論執政過失

光遠既平范延光扶功遜丁以斥執政

晉主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

翰兵部尚書宥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

考異曰實王固少帝實錄及薛史劉處讓傳云

湯光遠入朝遂於高祖前而言執政之失乃能維翰等懼皆使以處讓為之湯光遠傳云范延光降光遠而奏維翰等懼皆使以

道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食西京雷守今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崇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於

於使慶十一月戊申光遠為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為相州節度使范處讓光遠傳之誤晉少帝實錄及薛史系

後處讓維翰出相州是也以處讓為樞密使 晉太常奏今建東京

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大梁敕旨且仍舊 戊戌遣大赦

楊廷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

公羨殺楊廷

年劉昫曰愛州東至小黃江口四百六十里入交州界

公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漢上劉龍

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宏操為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將

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於海內為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

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於海內為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

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

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宏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

白藤江當

在峽州自此進至花步抵峽州權已殺公義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

大枹銳其首督之以鐵枹槩也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僞遁須臾潮落

漢艦皆礙鐵枹不得近漢兵大敗士卒投溺者太半宏操死漢主

勸哭收餘眾而還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

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益傲之孫也傲州唐懿宗楚順賢夫人

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馬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

縱聲色爲長夜之飲內外無別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

妻誓不辱自經死 河決齊鄆州 十一月晉范延光自鄆州入

朝 丙午晉以閩主王昶爲閩國王閩王者表其已竊大號書以爲國王者晉命也以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後列國紀十六 十一

左散騎常侍盧損爲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爲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自晉執政以旣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聞諫譏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人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爲民 晉主敬瑄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眾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營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 辛亥晉建鄴都於廣晉府 唐莊宗以魏州爲興唐府後改爲鄴郡明宗天成四年廢晉受命以魏州爲廣晉府今復建鄴 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衛隸之 彰德軍梁貞明間晉置之矣張彥之變尋廢今復置之 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 分天雄之良博冀德之冀州爲永清軍 澶州舊治頓邱晉主敬瑄慮契丹爲後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劉繼勳徙

澶州跨德勝津并順邱徙焉

澶州本治頓邱縣今并州縣皆徙治
德勝按九風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

三十里志勝之澶州晉人議者以爲距魏州一百五十里有二十
里之差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一百三十里若自南城渡河其
浮梁計程則一以河南尹高行周爲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禦
百五十里也

使王延允爲彰德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永清節度使延允

處存之孫

唐末王處
存與易定

周鄴都人也

蜀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止

晉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於大梁每預

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

范延

光帥天雄州州其巡屬
掖懷慶縣唐帶茶州

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癸亥晉懿公

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仍

令鹽鐵使司頒下模範惟禁私作銅器

晉立其兄子左金吾衛

上將軍重寶爲鄭王充開封尹

癸亥晉敕先許公私鑄錢慮銅

雖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

辛丑吳譔皇卒

年三十八考異曰薛史唐餘錄

皆云譔即位驗年以幽卒歐陽史但云卒九國志云譔能委運接終不罹獄獄之禍深於譔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私譔皇事不可明今

齊主祿諒發朝二十七日率百官素服舉哀追諡曰睿

但云卒

皇帝時以吉王景遂督喪事景遂望柩哀慟觀者悅之是歲齊主

徙吳王璟爲齊王

晉鳳翔節度使李從曠厚文士而游武人愛

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旣出郊作亂突門

入城剽掠於市從曠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

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于闐國王李聖天遣

使者馬繼榮入貢於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爲使以彰武節度判

官高居誨爲副冊立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匡鄴等自靈州過黃

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

月支都督帳白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係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
嶺頂牙也其酋曰捻屋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西行五百里至
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
號鹿角山沙陀云朱邪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沙磧磧無水載
水以行甘州人效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
而綴之駝蹄則包以鼈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
百里出天門關又四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
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
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
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卽禹貢流沙
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

沙州西曰仲雲其身帳居胡盧磧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
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懼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苦
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
行人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詔使
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磧磧無水
掘地得溼沙人置之甕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冰中乃渡不
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
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
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
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
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

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贛州涪州其南千三百里
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
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
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撈玉
匡鄴等行二歲始至其國歷七年乃還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一終